

# 近代苏南实业与文化家族蒙学课程变迁比较

蒋明宏<sup>1</sup>, 张雁<sup>2</sup>

(1. 江南大学 田家炳教育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 上海市民办进华中学, 上海 200000)

**摘要:**近代苏南家族人才辈出,尤以实业型家族与文化型家族为最甚,不仅成就了自身的丰功伟业,而且对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苏南家族教育是孕育自身人才的摇篮,蒙学课程乃教育之基,而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型家族与以无锡华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可称苏南近代家族之典范,以近代苏南实业型与文化型家族蒙学课程变迁之比较为视角,深入分析其异同,揭示其人才兴盛之缘由,为现今课程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实业型与文化型;比较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5-0024-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2014.5.004

明清苏南望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人才培养兴盛之极。至近代,苏南家族纷纷从家族蒙学入手变革传统课程,重构近代人才的知识结构,其中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型家族与以华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堪称典范。本文即以荣、华二族蒙学课程变迁之比较为视角,深入分析其异同,以期在揭示其人才兴盛之缘由的同时,为现今课程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 一、无锡荣、华二族传统蒙学课程述略

传统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在科举制的指挥棒下,以科举预备为主要目标,教授儿童基本的文化知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程内容,注重传统道德的教习与科举技艺的训练,形式上以机械的识字、抄字、诵读经书为主,并不注重讲解<sup>[1](P197-202)</sup>。此乃传统蒙学课程之总特征。然而,荣氏、华氏的蒙学课程则在

其基础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荣氏具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但有“贾而兼儒”的家族传统。他们淡薄科举功名,不断从书中汲取利于他们经商的有利因素,壮大自己。家族蒙学课程观念的务实、灵活性,是无锡荣氏家族传统蒙学课程的典型特征。《荣氏家训十五条》曾记载:“蒙养当豫”、“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sup>①</sup>据查阅此家训订于明代,可见斯时的荣氏家族蒙学课程观念中便带有超出当时教育理念之痕迹,即蒙养不仅为科举,农、商、工、贾皆可为读书人未来所选择,“经世致用”的学风均渗透于其中。此外,荣氏家族在传统蒙学课程内容中也注意到了“四业皆本”、“经世致用”的思想,就读家塾的子弟七岁入塾,数年后“于书函、算数果皆裕如”<sup>②</sup>,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荣氏家族蒙学课程除传统的科举预备内容外,增添了例如书函、算术

收稿日期:2013-05-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一般)“明清东南区域实学发展与嬗变研究——以家族文教活动为中心”(12YJA880054)

作者简介:蒋明宏(1956—),男,江苏宜兴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文化与历史、明清江南文化与历史研究;

张雁(1985—),女,山东青岛人,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教育文化及历史研究。

等实用科目。在课程形式方面,“习业”初具端倪,即在家塾读毕之后,十三四岁去商店、企业,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从商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是“做中学”的雏形。虽然,在当时读书应举仍是一般家族蒙学课程的主要目标,四书五经为其课程主要内容,但无锡荣氏家族的蒙学课程在明清时期已萌发了许多近代色彩的因素,为家族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奠定了思想与人才上的基础。

华氏家族教育源远流长,拥有“华孝子一诺终身”、“唐伯虎点秋香”等传奇。华氏的蒙学教育也具有“推陈出新”的能力。近代著名数学家华蘅芳,7岁从师,曾被教他的私塾老师斥为“鲁钝之尤”。初学《大学》,读百遍仍难成诵;14岁学作时文,“每作一文,塾师阅之,辄掷于地,令重作,又复掷地,往往至三四次”。最后,塾师竟称“此子不可教”,辞别而去<sup>[2](P484-485)</sup>。华蘅芳的父亲华翼纶不得不自己执教儿子,他也是从诵读经史开始教儿子的。但他改变了注重机械诵读的经史教学形式,先让华蘅芳能理解、会断句,然后再记忆。华蘅芳终于会背诵和写文章了。后来华翼纶又发现了儿子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后,不仅未以有碍于科举功名而阻止其子,还特地聘请邑中精于数学的邹敬甫为之讲授、指导。就这样,华氏开始摆脱了重应试轻实学、重灌输轻兴趣的传统蒙学。

## 二、无锡荣、华二族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

### (一)“实学实用”的荣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

“实学实用”的家风在明清时期科举主导“学而优则仕”的背景下并不得益,因此在清代时荣氏家族仍是一个平民家族。但荣氏家族“读书经商”、“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却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车轮,至近代渐趋完善,“实学实用”的荣氏家族教育理念在其家族蒙学课程变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1. 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

荣德生“教重于贍”思想对于近代实业型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荣德生认为教育应该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从而为促进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打破了传统儒家对教育功能的束缚,重新赋予了教育以致用性的功能,以荣德生为代表的无锡荣氏家族坚持“为用而学”的教育理念,注重所授知识的实用性,在近代教育转型时充分地映射到其家族蒙学的课程目标中。同时,由于实业型家族自身的“实用”倾向,讲求实效性,继而“为用而学”成为近代苏南实业型家族蒙学课程目标的总特征,它

培养出的近代人才在商业、轻工业等行业表现突出,为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成为了“近现代经济的辐射源”<sup>[3](P141)</sup>。

此外,荣氏家族的“用”还带有一定普及性的意义,就蒙学阶段来说,所办荣氏公益小学校、荣氏竞化女校的课程,一方面打破了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正式将女性纳入到了受教育对象之中,尤其女校中的课程既有实用性又有针对性;另一方面,招生范围已明显突破了家族的限制,破除了封闭式的传统族学形式,办学家族色彩淡化,使得蒙学课程在一定区域中得到了普及。

#### 2. 实学实用的课程内容

在“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指引下,其课程内容则完全呈现了“实学实用”的特色。以荣氏公益小学校、荣氏竞化女校的课程为例(见表1):

表1 荣氏公益第一小学校<sup>[4](P26)</sup>、荣氏竞化女校<sup>③</sup>课程一览表

年级	课 程
幼稚园	公民,国语,算术,常识,唱游,美术,劳作,故事
初级	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卫生,社会,体育,音乐,美术,劳作
高级	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卫生,历史,地理,商业,英语,体育,音乐,美术,劳作。毕业生另设升学就业指导班。
荣氏竞化女校课程	国文、算术、常识、公民、乡土、体操、图画、尺牍、裁剪、缝纫、刺绣、唱游

从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公民、国语”等“国”学部分仍为基础性课程,从其他课程,特别是“历史、地理、商业、英语”以及女校中“乡土、图画、尺牍、裁剪、缝纫、刺绣”等科目可知,两所学校注重知识的实际致用性,尤其是“商业”一科凸显了其实业家族的特性。此外,《梁溪荣氏家族史》一书中还记录了光绪三十一年(1903)族人荣福龄所办“荣氏公塾”的情况,该塾“课程在读书习字外,并受算术、信札等,以我荣氏经商者多,斯切于实用耳”<sup>[5](P70)</sup>。“实用”一词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

#### 3. 注重操作的课程形式

荣氏家族蒙学课程目标与内容的“实用”特色,决定了他注重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课程形式设置。以家族习业教育为切入点,这是荣氏家族教育较为突出的,荣氏家族得益于习业的同时(荣德生15岁便在上海通顺钱庄习业),不忘继续办习业以发展教育。公益工商中学便是其典型代表,学校里开办工厂、商店、银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更成为在校学生的实战课堂,以其边做边学的课程形式培养出

了大批实用人才。此外,荣氏所办小学教育阶段课程形式也关注于此,在荣氏公益小学校中设有课外补习形式即学术演讲(星期日上午)、毕业生另设升学就业指导班等,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加紧学生与生活实际、学术前沿的联系,处处彰显其“实用”之风。

以上是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苏南近代实业型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情况,实业家办教育的典型特征便是将其独有的商业实用气息注入蒙学课程之中,从教育的根本打造符合其事业发展的人才规格,在看到西方先进的经济水平之后,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他国先进技术以壮大本家族事业,并且注意到了其先进技术背后的教育力量,取其精华,融入到了家族教育之中。

(二)“不拘一格”的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

“华氏家族在无锡,曾是望族之最,邑之巨福”<sup>[2](P8)</sup>。经济富足的基础上,人才辈出,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可称苏南“文化型家族”<sup>①</sup>的典型代表。但华氏家族人才结构与当时依靠科举取士的仕宦型家族不同,其以“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方式,在近代社会转型时独领风骚,完成家族向“科技型家族”转型,在近代科教文化事业中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1. 课程目标:“不拘一格”

无锡华氏家族教育不以科举功名为家族成才的唯一途径,充分尊重个体的兴趣,因此,华氏家族在气象学、数学、科学、音乐、刺绣、农业等方面涌现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无锡乃至全国经济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其近代家族教育转型后,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辐射源”<sup>[2](P141)</sup>。1904年华鸿模在耕余书塾原址创办的华氏私立果育两等学堂(后改名为鸿模高等小学)成为无锡荡口华氏家族蒙学教育在近代转型的标志。

对于华氏家族蒙学课程目标的考察,笔者在此采用逆向的视角,以其所培养出的人才及教师知识结构来评价当时蒙学课程目标的厘定,以后推前,经深入分析可见,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坚持其“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显示<sup>[2](P21)</sup>,从鸿模学校毕业的有:

气象学家吕炯;国学大师钱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临照;农学家冯炳文、诸宝楚;音乐家王莘;实业家华洪涛等。

从上述人才知识结构来分析其课程目标,可见当时鸿模学校注重人才的均衡发展,不偏执于任何一门学科,课程设置全面而多样,鼓励学生按照自己

兴趣自由发展,以至呈现出这种百花齐放的盛举,这在当今是极为罕见的。其实,这也与华氏家族的家学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古有诗文名扬江南的大孝子华幼武、嗜书博学然不求仕进的迁居荡口始祖华贞固、知识渊博而精于鉴赏的明代收藏家华夏;近有多才多艺,融绘画、雕刻、诗文、医学为一身的音乐家华秋苹,善于经营、专于管理、热衷于兴学育才的华氏果育学校校长华鸿模,以刺绣山水风景、翎毛、走兽见长的刺绣艺术家华璩,以及近代实业家“养蜂大王”华绎之等等,可见华氏家族本具有支持多元人才发展,“不拘一格”的家学族风,因此,在其近代转型期这一特点仍被传承下来,并流传至今。

2. 课程内容:多元兼重

由于笔者并未找到有关果育小学课程内容的详细记录,但从其教师构成上及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少时就读于果育小学的回忆记录,便可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课程设置情况。果育小学教师构成(见表2):

表2 果育小学教师构成

所授课程及职务	教师姓名	简介
国文	顾子重	学通新旧,旧学深厚。除文学专长外,还精通历史地理;
校长兼授数理化	顾建伯	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
英文	唐蕴玉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
国文、唱歌	华倩朔	日本应庆大学毕业
体操	钱伯圭	南洋公学肄业
体育	华翔九	著名国术家(曾任全运会国术副裁判长)
音乐	刘天华	中外一百名音乐家之一
学监	梅以斋	圣约翰大学毕业

备注:留学日本的蒋海涛、诸祖耕也等曾执教于此。

以上仅仅是华氏果育(鸿模)学校的一部分教师名单,从这部分教师所教课程及教师本身学历来说,学校对于各门课程施加了同等力度的关注,从其所聘教师可以看出,无论国文、数理化还是音乐与体育都启用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入果育小学,在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回忆:“其时诸老师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因宿学硕儒,延揽尚易。教数理化自然科学者,则不易聘。而体操唱歌先生亦甚难得。此皆所为开风气之先者。”<sup>[6](P33)</sup>并称赞该校“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sup>[6](P40)</sup>。同时,从《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钱穆先生对其老师的回忆中也可发现,此时果育学校所聘用之教师均带有近代的新思想,例如,

体操教师华伯圭先生对于社会变化的新见解深深地影响了钱穆先生毕生<sup>⑥</sup>。可见此时的果育小学不仅在课程设置的内容上有国文、国史、数理化科学及音乐、体操等多门学科,隐藏于课程之中的隐性课程因素无形之中也促进了该校学生不拘泥于传统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便是1905年华鸿模在荡口资助兴办的鹅湖女学,学校除学习国内外文学史书外,还教授女红刺绣工艺,并曾获得过国际艺术大奖。女学课程内容既实用又为提高女性人文素养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传统社会对女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使得女性开始走向近代自我发展的道路。

近代华氏家族所办学校,在传承本家族历来鼓励人才多元发展的传统风气熏陶的同时,使得自己课程内容更为开放与丰富,刺激并促进了近代人才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一直受传统儒学轻视的科技方面的知识,华氏家族拾起并注重此方面人才的培养,使得其在近代转型期带有一定的科技型家族的风采,这也是在许多家族落魄之时,华氏家族至今仍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甚是值得众学者去深入研究。

### 3. 课程形式:重视实物教学

果育(鸿模)小学不仅在课程目标与内容上注意到多元化人才的培养,还在课程形式上加以关注:如:“华绎之从日本购进一大批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和数量丰富的理化实验仪器,还建有一座五大间两层的大楼,取名《鸿模藏书楼》,藏有万卷书籍,供师生阅读,以利迅速成才。同时当时金属铝、钠、镁等化学物品,十分昂贵,但也都配全。对体育和音乐也十分重视,无数器械、球类、标枪、铁饼、风琴等也都配备齐全。”<sup>[2](P21)</sup>

从以上教学设备之完备可知,此时的鸿模小学课程形式注重实物教学,特别关注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尊重儿童生长发育规律,课程之中并无轻重之分,国学、科技与体育、音乐并重,同样关注适宜的教学形式。从师资与设备的投入来看,华氏家族在此时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注入到兴学育才之中,成功地完成了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

华氏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型家族在近代转型期表现出了独有的特色,鼓励人才多方面发展,古时不局限于一(科举)的家风得到传承,以其“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培养出了一批批著名的学者、专家,所居不同领域,却都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 三、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之比较

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都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然而由于家族属性不同,在课程变迁过程中他们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在此笔者进行比较研究。

### (一)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共性特征

首先,传家族风气,承近代新才。荣氏与华氏家族的近代蒙学课程明显带有家族的特色,并得到传承培养出了新一代人才。这一特点在二者的课程目标上均有体现。荣氏家族本实业起家,实业家的特性自然成为主导,影响着家族办学活动,在“为用而学”的蒙学课程目标下,培养出了一代实业家,为国家近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苏南古代文化型家族的代表,不以科举应试为唯一出路,家族成员在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作为,移至近代更是如此,“不拘一格”的近代蒙学课程目标下,人才结构多样,国学、科技、音乐、农业、实业方面的专家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促进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次,保国学根基,纳新学精华。从荣氏公益小学与华氏果育小学的课程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学”在家族所办新学堂中并没有完全抛弃,仍把它放在课程中基础性的位置上,荣氏公益小学创立者之一荣德生对于国学十分重视,虽其自身很少谈及,但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所记,他曾谈到:“至于学校课程,余反观以前教部所定学课,似乎迹近八股,普遍重视英文,蔑视国文,置古代典籍于高阁,而奉外国之一鳞半爪为秘宝,无异于墨子所云‘舍文轩而窃敝舆,舍梁肉而窃糟糠’。”<sup>[7](P220-221)</sup>国学大师钱穆更是毕业于华氏果育小学并执教于此,可见国学也是华氏办学所不容忽视的一点。此外,纳新学之精华也是二者开办学校课程的共同特征,荣氏与华氏家族积极吸取国外新学的有利因素,增加英文、国外地理、历史、科技等学科,不断完善小学课程,中西学并存。特别是果育小学中教师自身的“近代涵养”更为此时的蒙学课程增添了鲜活的因素,深深地影响着学生。再者是从两所学校的教学设备上,均来自于国外,且课程形式深受国外课程理论的影响,开放与多样。

最后,蕴区域文化,含时代脉搏。苏南地区受“吴文化”的影响,具有“实用”之风,因此,“实学实用”的理念在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荣氏家族历来倡导“实用”,其荣氏公益小学

课程的“实用”特色不言而喻。华氏家族的果育小学的科举人才培养及实物教学也均体现了“经世致用”之风。此外纵观苏南家族近代人才结构可知,在“实用”的区域特色影响下,此地区理工科人才尤为兴盛,促进了本地轻工业的飞速发展,无形之中在课程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同时,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及时调整家族教育发展方向,创设符合家族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蒙学课程,课程区域适应性与时代性强,使得教育成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 (二) 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个性特征

然而,由于家族属性的差别,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在变迁时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即荣氏贵在“实”、华氏显在“兼”。

荣氏家族的“实学”课程是近代最为人称道的,其在蒙学阶段便开设商业、英语、地理、乡土等课程,从人生起点便开始打造致用性的新式人才,因此,在其实用性强的课程内容及注重动手操作的课程形式(特别是带有家族特征的习业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出了许多实业家、商业家,以人才结构的改变带来了区域经济上的起飞。但在充分肯定其家族蒙学课程的积极因素外,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荣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荣氏家族的“实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科间的失衡,重理工而轻人文,特别是在近代蒙学课程改革中实业型家族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当时的人才发展趋向于理工科,人文科人才较为稀少,至今此地仍存在这一现象,令人堪忧。

所谓华氏家族显在“兼”,即突出他“不拘一格”的近代蒙学课程目标,近代华氏家族在传承其家风的同时更为注重人才的多元发展,不忽略任何一门学科,在区域孕育与时代要求的背景下,拾起被传统儒家所鄙夷的科技知识,不断充实蒙学课程内容,使得其在近代具有科技型家族的特质,但在笔者看来,依其后代多元的人才结构,特别是家族成员在科教文化方面的发展,华氏家族还是具有文化型家族的典型特征。相较于荣氏家族蒙学课程的完全实用性来讲,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的特点,这一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然而,我们只能说这种文化型家族之所以转型成功,关键在于其科技型的特质,而极少在于其“自由发展”,正如荣氏家族一样,此时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因而对理工、科技型人才的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作为教育之基的蒙学

课程的“理化”倾向。

#### 四、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的现实启示

从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过程及特点来分析,二者注重家族蒙学的基础性地位,把握当时当地的人才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家族教育方向,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对我们现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 传统与趋势会融、实学和新学合璧

“弘扬传统”与“顺应趋势”统一、“传承实学”和“容纳新学”合璧,是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的典型特征,苏南家族在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既保留了传统的实学因素,又容纳了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式之学,“传承实学”与“容纳新学”并存,“弘扬传统”与“顺应趋势”相依,促成了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成功变迁,在社会急速的转型期中,没有让蒙学教育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现代课程改革学习与借鉴。面对社会的日新月异,我们在处理课程中的“传统”与“趋势”时,其中的关系往往拿捏不准,失之偏颇,成为了课程改革中的不利因素,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成功变迁则正确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握传统精华,抓住时代脉搏,在课程重构中不断将“传统”与“趋势”相融合,“实学”(传统中具有积极因素的课程内容)与“新学”合璧,为现代课程改革的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二) 重视家族自身特性

苏南家族在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领近代蒙学课程成功变迁,其中家族自身的“家学族风”深深地影响了此次的变革。荣氏家族的“实用”特色,华氏家族的“不拘一格”,都被很好地融入到了近代课程之中,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课程风格,与现代课程相联系就会不由地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改革是否也可以具有一定程度上传承自身特色的“家族特性”并在总体特征一致的情况下延伸出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改革不再仅是课程专家、学者的决策,而成为融社会区域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灵活载体。

##### (三) 蒙学课程“实”还是“兼”商榷

关于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实”与“兼”比较,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清醒地看到,苏南地区在以近代实业型家族改革为主导的转型中,注重蒙学课程的实用性、针

对性,继而使得蒙学课程在取向上较为“实”,这一取向难免带来一些学科失衡即重理工而轻人文的现象,但却促进了本地区与社会的发展。而以华氏为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则表现出“多元兼重”的人才特点,蒙学课程取向突出了“兼”,也在社会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 注释:

- ① 《梁溪荣氏宗谱》,卷一嘉庆十五年三乐堂活字本,“家训”。据民国谱《家训十二条》荣汝辑跋称,嘉庆谱之十五条家训“尚属明人手笔”。
- ② 《时霖荣公传》,民国《荣氏宗谱》卷二十八。
- ③ 荣勉韧:《女学千秋业,遗泽万古风——与竞化女校校友袁兰贞一席谈》,未刊稿。
- ④ 所谓文化型家族,即“家族以实现本家族的文化性为白己的追求目标,家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以文化型为主,或具有文化特征;家族具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氛;家族具有相当的文化积崇,并

#### 参考文献:

- [1] 张 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J].江南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
- [2] 钱志仁,华百顺.无锡望族与名人传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3] 蒋明宏.变迁与互动:清代苏南家族教育研究——以苏、松、常、太为中心[D].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
- [4] 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农乐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

不同特性的家族所倡导的两种蒙学课程目标,在同一时代都取得过成功,却不免令我们深思:蒙学课程究竟贵在“实”亦或是“兼”?还是二者兼顾?昔时课程中的非主流,成为了今时课程理念的先导,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多姿多彩,却也令我们深思课程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奥妙。

- 有一定的文献储存;家族内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出自江庆柏《明清望族文化研究》一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9页。
- ⑤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7,第33页中果育学校体育教师华伯圭曾与钱穆讨论《三国演义》一书,并称“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数言常在于钱穆心中,钱穆称“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 兴学育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
- [5] 荣敬本,荣勉韧.梁溪荣氏家族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6] 钱 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
  - [7]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reschool learning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JIANG Ming-hong<sup>1</sup>, ZHANG Yan<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2. Shanghai Jinhua Private Middle School, Shanghai 201266,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or cultural families have brought up talented kid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Hence, the family preschool education is known as the cradle, while Rong's and Hua's are two models of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familie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bases on the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urricula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school learning to throw new light on the education reforms today.

**Key words:** south of Jiangsu; preschool learning; change of curricula;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types;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高小立]